

试探帕慕克作品的不确定性

陈鸿浩 2012213504

摘要：享誉文坛的土耳其作家帕慕克以犀利独到的视角、细腻精湛的笔触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独具风情的古老民族的生活图景。他致力于探索以土耳其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提出了文化交流与发展的理想，具体体现在其作品充满的不确定性。

关键字：帕慕克 不确定性 主题 叙事手法

1、 后现代主义与帕慕克

后现代主义是自 20 世纪中叶以来的重要文化理论，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认为，后现代主义文本创作和接受的唯一原则是不确定性。在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中，其主题、语言、情节、人物等往往是不确定的，有时候几乎使读者无法理解。不确定性是后现代主义小说最根本的特征之一。正如美国当代理论家伊哈布·哈桑所言：“不确定性遍及我们所有的行动、思想和阐释，不确定性构成了我们的世界。”在帕慕克的笔下，小说的主题是不确定的——多重视角、互文、元小说，小说的叙事手法是不确定的——“多线”的交织，这两者共同表征了土耳其历史与现实的不确定性，同时也深深地隐含了帕慕克回归本土历史与文化的渴望。

2、 不确定性之主题与叙事手法

（一）、主题内涵的不确定性

在帕慕克看来，“主题就是永远不可能抵达的故事的主旨、中心、实质”。因此，他的小说总能给读者强烈的炫目感，使人难以悟透。

首先，帕慕克的作品总是多条线索交替出现、轮流叙述，使故事情节呈现出异样的断裂性、跳跃性，这更凸显了小说主题的隐喻性效果。比如《白色城堡》，这是帕慕克的第一部历史小说，也是最能体现主题隐喻性特征的典型文本。小说讲述了两个长相极为相似的人，一个来自威尼斯的奴隶“我”，另一个是奥斯曼土耳其学者“霍加”二人互换身份的传奇故事。“我”沦为奴隶，被迫生活在异域文化，“我”对于信仰并没有坚不可摧的坚持，但却阴差阳错地被人看作信仰的坚守者；霍加却由于渴望西方文明而不被自己的同胞认可，并因此惹怒真主，召来瘟疫。这正是帕慕克意指的身份的虚无性。“身份，这个属于自己的东西，却总要依附于别人存在。自己的身份要在别人的眼中才能得到印证”。显然，《白色城堡》最凸显的隐喻是“我”和“霍加”代表的东西方两个世界、两种文明，“我”和“霍加”的身份纷争隐喻着土耳其民族身份的纠结，

“我”和“霍加”的恶梦也正是土耳其人所共有的恶梦。再次，时空与文化的隐喻大大增加了作品的想象空间。

其次，他的作品总是多种主题的杂糅。表面来看充斥着爱情、调查、身份、凶杀等通俗元素，然而其中却蕴含着历史、民族、艺术、宗教、政治、人生、身份等太多的话题，触摸到绝非单一的凝重主题。《新人生》即鲜明地表现出多重主题的特色。主人公奥斯曼或许为一个神秘的女孩“嘉娜”所吸引，又或许被一本充满魔力的书所眩惑，从而一次次踏上漫长、危险的新人生旅程。表面看来，《新人生》是一部略带苦涩的爱的探寻经历，是对那本书的追寻，也是对新人生的探寻，种种线索交织在一起，多重隐喻掩藏于字里行间，形成了古老民族的文化探寻之旅，是一部20世纪末土耳其社会的全景展现。这里，世俗主义同真主安拉为争夺国民的灵魂进行着殊死的搏斗，文明经历着被撕扯的痛楚；而在奥斯曼的旅程中，读者随之目睹了这块被东方和西方撕扯着的土地，强大的文化隐喻功能使读者对这种痛楚感同身受，那种一切都摇摇欲坠的恐惧、焦虑和不安扑面而来。

（二）、叙事手法的不确定性

在多叙述者的小说中，小说的主人公具有飘移性和不确定性，因而不能简单地说是主人公。因为每个叙述者只是从故事的不同角度去叙述，他们就像是一个整体，将一个完整的故事从爱情、宗教、析学、人性、历史等不同角度分别叙述。这些叙述者又无论是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帕慕克都将其赋予人的生命，营造一种不确定性的基调。

帕慕克有着十分娴熟的小说叙事技巧，他往往能根据具体叙述需要，采用不同的叙事形态，并不不同视角之间自如转换，形成了一种多声部的叙述。如小说《寂寞的房子》，就是运用现代主义内心独白式的意识流手法，以五种视角即法鲁克·麦汀、祖母法特玛、侍者瑞赛者、侍者之侄哈桑，对往事进行回忆。这个特点与福克纳和伍尔夫的手法是极为相似的。以此五个人的叙述来构成一个多声部的叙述，形成小说层次丰富的内部结构。五个人的聚集视点相互交织在一起，又经常处于互相冲突和矛盾的状态之中，这赋予作品以扑朔迷离的神秘感，制造了诸多扣人心弦、让人欲罢不能的悬念，以多声部的叙述形态凸显了混乱社会背景下的喧嚣与骚动，从而达到“可以唤醒东方”的艺术效果。

多视角的运用又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形式上，采用多个角度来叙述故事，也就是在一部小说中有多个叙事者。二是内容上，要求所有的叙述者所讲述的故事都是同一个故事。这在其代表作《我的名字是红》中表现极为明显。从全书来看，几乎每篇故事的叙述者都是不同的人。如“死人”“黑”“狗”等，而且都以第一人称进行叙述，增强了小说的真实性。从这些叙述者的本身来看，有的是有生命的，如活着的人、一条狗、一匹马、撒旦、苦行僧、一个女人；也有无生命的，如死人、一棵树、一枚金币、一种红颜色

等。无论是有生命还是无生命的叙述者，他们又都在以自己的角度和方式也即叙事视角讲述着自己的故事。而作为读者，我们所需要的则是充满智慧的判断力，深入理解小说内容，才能真正把握小说中透露出的主题。

尽管每个叙述者都在讲述着自己的叙事，但他们所讲述的故事又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可以说，每个叙述者都有着自己的形象特征，这一点从他们所叙述的故事中也可以看出。这就是小说创作中所谓的多角度叙述。

三、结语

关于人的本质，帕慕克有着自己的理解：“每个人都可能有时是西方人，有时是东方人——实际上永远是两者的结合。”东西方的结合是一种身份摇摆、家园迁移的不确定感：它是奥斯曼历史的一种真实写照，也是土耳其当代现实的一种客观反映，更是长期生活在土耳其的帕慕克对东西方关系的一种深刻认识。在帕慕克的笔下，主题、情节、人物的不确定性共同展现着这种身份与家园的不确定感，并被其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曲忧伤的“不确定创作”之歌。

参考文献：

[1]帕慕克：《寂静的房子》，沈志兴、彭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2]帕慕克：《新人生》，蔡茹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3]张虎. 帕慕克创作的不确定性[J]. 东方丛刊,2009 (4).

[4]奥尔罕·帕慕克. 我们究竟是谁——作者奥尔罕·帕慕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讲演.